

經部

毛詩寫官記卷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乙則曰經始靈臺其謂之靈者則以其不日之成有如神也孟子曰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寫官曰孟氏自引經耳豈真以不日之成謂之靈耶左傳哀二十五年衛侯為靈臺藉圃漢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靈臺後漢章帝紀祠唐堯于成陽靈臺則靈臺舊

名也文特踵之耳蓋觀妖祥望雲物皆神靈也故曰靈若公羊傳云天子名靈臺又不然

於論鼓鐘乙則曰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敢取是寫官曰謹荷以論為倫此鄭箋之說而呂東萊氏又引樂記論倫無患以實之按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論倫謂論其倫也使以論為倫則曰倫倫可乎樂記又曰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蓋樂本有論文論倫之理故曰於哉可論者此鼓鐘也

即有郃家室或曰郃者后稷之母家也堯以稷有功於民封於郃使即其母家而居之豈當時有郃者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稷與曰稷封之郃在武功姜姓之郃在瑯琊二郃不同按左傳云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杜預謂后稷受此五國駘即郃也此在武功者若姜姓之郃在魯東鄙地今沂之費縣南有故駘亭是也舊在魯故春秋云莒人伐我圍台至哀公時齊亂景公子荼遷於駘則入齊矣此瑯琊之郃也且古無封國母家之理

若云或滅或遷則其後太王又曾取有駘氏女名太姜矣世傳逮殷姻婭如故其不滅不遷又公然可知者

取羝以軷則祭行道之神也謹荷夫祭行道之神此即周禮所謂犯軷者然而何以舉此祭按月令冬祀行行亦設軷壤與犯軷類則行祭也行祭而卒歲矣故又曰以興嗣歲

四鍭既鈞曰鍭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曰謹荷夫敦

弓既堅此援矢命射時也此即射禮所謂司射命有司納射器有司遂授矢之時也是豈矢人造矢與司弓矢獻矢者而量度鐵鏃相視鈞等哉夫舍矢既均者釋矢也夫將欲釋矢則必先授矢也蓋矢有不齊周禮司弓矢者有枉矢挈矢鍭矢殺矢矰矢茀矢恒矢庳矢則矢亦多矣夫矢雖多而其用則一此為鍭耶則皆宜鍭也皆宜鍭則不宜又及之枉與挈與殺矰等也且皆宜鍭不宜又及之枉與挈與殺矰等則不唯四矢之中皆宜

鏃不宜又及之枉與摯與殺翭等則即此三偶之四矢之中其為授矢者亦皆宜鏃也不宜又及之枉與摯與殺翭等也此所謂其鏃既鈞者也且不特此也夫矢必以乗故有司設楅司馬必撫矢而乗之其或不備則司馬必告曰取矢不索然後復取矢加楅以備乗數或有不乗者則四不鈞令不惟乗矢既備而凡三耦之中其所謂授矢而皆宜鏃而不宜又及之枉與摯與殺翭等者無不乗則四既鈞也是故曰四鏃既鈞

既順迺宣而無永嘆曰順之為安宣之為徧也無永嘆者得其所而不思其舊也曰甫將相宅民未得徧居也而遂無永嘆也哉若曰民之從公也既庶繁矣則必其所相之土既得以順民迺能宣布其居止而可以無永嘆也然則可不相之哉故下乃遂及相土之事

敢取是曰於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言宮室既成而樂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為之君為之

宗焉曰此舉遷廟禮也或曰乃造其曹則為落成禮非也嘗以大戴禮質之如云蹌蹌濟濟者則大夫士之容儀也俾莚俾几者則奉衣服者至於新廟筵于户牖間也既登乃依者則有司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者乃入升堂奠衣服于席上也乃造其曹者則宗祝有司各適其類也執豕于牢酌之用匏者則贊者盥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也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者則薦之酌之畢而祝之曰孝嗣侯某告于皇考某侯蓋言先君仍可以

至新廟為廟主也

徹田為糧甲曰朱子曰徹者徹也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則各私其百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此周之徹法所自始乎寫官曰徹者通也通其田之所出以作貢也葢田之所出不齊而又有豐歉故各為通之使之有制正所謂貢者較數歲以為常者公劉當夏時宜遵夏法後人襲其名則然後曰徹耳夫公劉無變制原非立名而後人襲其名則始有變制也且周之名

徹亦但以通夏殷之制為言非如所云通力計畝也按公羊傳云公田不治則罪民私田不治則罪吏夫唯其公為公而私為私故公責之民私責之吏也假若通力而合作則既無治不治之別而計畝而分又安見公仍還公而有罪民之科私仍還私而有罪吏之制哉孟子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又曰上農夫食九人中食七人使必合作則上中何省必均分則不足不給食九食七將何自較也故曰此非周制也或曰徹者通也通夏

殷之制而為言也匠人註云畿内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孟子曰國中用貢野用助

夫喪亂蔑資者蔑滅資咨嗟嘆之聲乎曰資藉也蔑資言無所憑藉書文侯之命云殄資澤于下民桑柔云國步蔑資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左右傍側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矣曰謹荷惟不明其德則雖有反側者亦視若無有惟其德不明則雖有

良輔亦視若無有故漢書五行志云不明其德不知善否以美為惡以惡為美究至於無有善亦無有惡顔註所謂不別善惡則雖有背逆傾𡚁者有堪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

民靡有黎怨從征也是時厲王好兵凡從征者皆老弱故曰靡有黎謂無蒼頭者也或曰壯者從軍則無黎言黔首盡矣蓋自是而民無壯者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不必手執熱物也熱之廹體體受

之若執持者然猶曰執政執事也杜詩云執熱露白首韓退之答張籍書云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夫露者以首濯者以風定知非手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曰我以其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眊也曰謹荷此為不聽其言者訑耳故曰聽人之言則未有不對者遇規諷之言而忽爾若醉夫不用其良而反予我以悖亂

此何為也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曰天降旱災使我無所遺則先祖之祀自此滅矣曰猶之下之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也此複調也而彼此異義不可凡人無所歸怨則怨及于天怨天不得則怨及祖父猶四月云先祖匪人史記云人窮則反本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者夫既靡有孑遺矣彼夫昊天上帝於我乎踈則其不我遺固然也今何能不相畏哉

即先祖而摧我甚矣

出宿于屠即杜也曰即杜伯國者在永興長安縣南十五里杜古作屠左傳膳宰屠蒯檀弓作杜蕢

蹶父之子蹶父周之卿姞姓也曰本姞姓故下稱韓姞然與尹姞之姞有異此黄帝之裔後為燕下又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即是也

鋪敦淮濆言布其師衆厚集其陳也曰敦頓也越絶書云西陵名敦兵城者以句踐曽頓兵故也夫宣王伐徐

頓兵淮浦所以張威句踐伐吳頓兵西陵是為審勢故同一頓也而賢王用之為師貞霸主用之為兵法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丙乃曰朱子曰彼婦寺者以智辯窮人之言其心之忮害而僭忒也既以譖佞倡始于前而終或不驗于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敢取是曰窮人以忮忌僭忒之情譖之于始而終則諱之夫豈不用其至極反曰是不知誰為此隱慝也者是以君子

而賈行婦人而傾城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與之無間則文之德之盛也曰是以引詩者解詩不可也中庸引詩耳天之命周至深遠而無有窮則以文王不顯之德之純也猶文王之詩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也

假以溢我曰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曰何之為遐聲之轉何之為假豈聲之轉耶假使也言使有以恤我

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若曰吾念汝助祭錫福有此戎功則助祭分也何戎功之有嚴華谷云時助祭諸侯多有以武功定天下者故曰當念此戎功使子孫可大也猶管仲曰願君無忘臣無忘也葢使之自念之也或曰繼序者嗣王也吾後王將益大其業

丁曰時邁朱子曰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

元侯也韋昭註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敢取是寫官曰非也是獨以詩文之肆于時夏為肆夏耳按周禮有九夏左傳襄四年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則肆夏昭夏納夏也蓋由肆夏而推之以至于三耳若外傳樊遏渠或非九夏而韋昭强以樊為肆夏與遏渠而三則肆夏即樊矣外傳何以稱肆夏樊乎且肆夏樊即肆夏樊耳未聞云肆夏

何詩樊何詩也呂叔玉知肆夏之不得為樊而以樊為樊遏則既以肆夏與樊遏與渠而三而又以肆夏為時邁樊遏為執競渠為思文則然後九夏之名屬之頌矣夫九夏武王之樂也故劉安成云九夏亦周公所作而執競一詩則祭武與成康詩也夫祭武與成康詩則昭王以後詩也夫昭王以後之詩而謂之昭夏不可且其以時邁為肆夏也以詩云肆於時夏也若執競則未乍樊與遏也思文無納也曰樊遏曰納何也夫無樊與遏

曰樊遏無納曰納則必以執競繼時邁思文繼執競由
時邁推之曰執競曰思文由肆夏推之則當曰樊遏曰
納然則由此而將盡推之吾知時邁以前我將為王夏
思文以後臣工為章夏也吾未聞宗祀明堂之時可歌
王夏而周禮籥師吹豳擊鼓且得備九夏之一也且夫
樂師教樂儀曰行以肆夏儀禮大射奏肆夏燕禮亦云
賓及庭而奏肆夏郊特牲亦云賓及大門乃奏肆夏則
肆夏者雖或用之饗元侯然亦下及於賓客送迎趨步

決拾之文故穆叔如晉亦奏之此必與廵狩方岳肆覲諸侯之所歌有殊辭也故鄭司農謂九夏諸篇頌之類也樂亡而諸篇亦亡之矣故頌不能載則鄭雖謂與頌類而亦以為别有樂章非今頌所能備也故孔頴達疏鄭文且曰頌類者但以其歌類乎頌并非頌也故唐皮日休有補九夏歌亦以為九夏詩亡非今頌之所已載故補之他如劉敞如鄭樵則直謂九夏皆有聲無詞但如六笙詩徒存名耳故予嘗讀北齊北周等郊廟歌辭

初疑其中有皇夏肆夏諸名以為是璪璪者而得歌明昭有周之樂辭也乎而既而思之九夏者空名也名存而辭亡者也夫名存而辭亡則凡有樂辭皆得彷彿其聲音而為之實之未有過也然則肆夏非樊也樊亦不必又樊遏也肆夏不必樊樊遏不必昭夏渠亦不必納夏也夫肆夏不必樊則弁可不必時邁樊遏不必昭夏亦可不必執競渠不必納夏則亦何必即思文也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以二王之後來助祭者其容貌修

潔有如鷺也曰此專指殷王之後與有客同故車馬服物皆尚白比之振鷺

應田懸鼓應小鞞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朄小鼓也寫官曰田鼓大鼓也田大音之轉也若其更為朄則以田本通朄耳此非田為大朄為小矣按信南山云維禹甸之周禮註作維禹敶之春秋陳氏後為田氏史記韓世家有陳筮即國策所謂田苓者

武曰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曰按春秋傳作武

詩卒章非首章也且其稱卒章亦指耆定爾功一語
佛時仔肩佛弼也又賴羣臣輔我所負荷之任曰佛弗
也學記曰其求之也佛法言曰荒乎淫佛乎正皆謂弗
也是故韓詩曰弗時仔肩夫事君者必多所不可而後
能責君以負荷公羊曰弗者不可之深矣
小毖之詩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
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解之者
曰此訪落之意也桃蟲鷦鷯之雛化而為鵰故古語曰

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則大也故曰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荓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也此指管蔡事也故又曰我方幼冲未能堪此而又集我於辛苦之地則奈何勿我助矣曰謹荷小毖者自懲也莫予云者懲已之使管蔡也大誥云是我國有疵也肇允云者則懲已之輕武庚也大誥云殷小腆耳乃大敢言繼叙也故曰予其懲而毖之也哉當其初也莫有使蜂螫予者予自求之若曰予懲乎管蔡之

使而不及也嚴華谷曰莫予倒辭也猶詩云莫予云覯也桃蟲者鷦鷯也然而鷦鷯不化鵰其云鳥者則鷦鷯本鳥也故鷦鷯鳥也人但以其名為蟲而忽之而不知拚飛之本是鳥此比忽視武庚而不知武庚實勝國後得為患故曰始以武庚為可輕而不可輕也予遭家不造久矣乃復覯此事

其耕澤澤澤澤解散也若以澤澤為解散則是以澤為釋也澤潤澤也土方春時陽氣上升澤澤可耕也是故

農家書亦云土滋冒橛耕者急發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曰且之為此振之為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亦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也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所云自古有年也曰匪謂且有此穫則且為此禮亦匪謂今斯之穫乃今斯之禮也蓋振古而如茲矣且姑且也今亦云得且便且穫之挃挃或以挃挃為穫聲不類也或以為扑挃則既扑之不宜又積之也挃銍也刈禾者之鐮也刈鐮之多

不可名狀故曰挃挃然蓋鎌貌也銍銍貌銍猶之穮穮貌穮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丙則曰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王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嘆美之而欲諸臣受

封賚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寫官曰此告諸侯詩也武初歸自商祀穆考廟大告諸侯以得天下之意也若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積德累仁當受命也敷時繹思凡布列于是者皆繹思之也我徂維求定豈有他也時周之命非我小國敢弋殷命也於繹思汝更思之也按序以此為大封於廟之詩此因詩名為賚故耳然而詩中無賚予義矣况既曰大封則必在武王時非成王可知矣又曰頌文武之功何與且春秋傳以此為大

武之三章曰大武則其為武王時詩又明明可據者故推賚之説即以為大告諸侯用錫新命亦無不可然而不必賚予矣且賚般酌三詩皆無名義又一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曰高山凡山耳嶞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信也猶猶由也河善泛溢得其性則翕裒聚也對者荅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狩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于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

不有望于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寫官曰此周之封禪頌也按白虎通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管子亦曰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雖其事不經然古載籍家皆言黃帝以來實有之則此頌封禪未可知也隨者墮也陸德明以隨山作墮山即禪也傳所謂除地町町者也喬封也封之者使崇故曰喬周靈王之有司曰古者不隳山不崇藪墮之為禪崇之為封也嶽岱也山衆山也封者必以岱故曰嶽禪則隨地可行

者故曰山允者信也猶似也古封禪者必祀河猶穆天子西征祀河宗漢武封禪還乃臨決河唐宗東封䠂洪河也允猶者以明信似河如春秋傳曰有如此河蓋祀辭也翕河者河合衆水為衆水宗故曰翕猶傳所稱河宗也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言敷天之下皆聚而對之以為是封禪者周之命也司馬相如封禪頌曰於傳載之受命所乘蘇珽東封頌亦曰昊穹之命再集巨唐皇帝受之

荆舒是懲荆者楚之别號舒其與國也曰謹荷舒偃姓有七舒國唐史謂羣舒一國五名是也其地近楚後為楚所滅故稱荆舒

敢取是綏我思成思成何也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于思耳蓋齋而思之迫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曰綏我以所思之皆成就也猶俗所云

如願也烈祖篇亦云賚我思成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曰何必吞鳦哉玄鳥降時祈高禖而得之故曰天命蔡邕月令章句云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降即至也月令云是月也玄鳥至

正域彼四方正治也曰開創之主慮尚權術故曰正言我之得天下以正也

肇域彼四海肇開也言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曰中興之主慮循故事故曰肇言我與天下更始也孟子云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執競云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皆似始有天下者故湯以開創稱武武丁以中興亦稱武非無意也

玄王桓撥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桓武撥治也曰玄濬哲也以首言濬哲惟商故此以玄王承之如書稱濬哲文明下即稱玄德也桓撥長

發也以首言長發其祥故又以桓撥承之按桓撥韓詩
作桓發即長發也國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以契為
濳德漸升與舜同其稱長發猶書稱玄德即稱升聞也
故下又即以受小國大國旣發承之
受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齊何也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
與天命會也寫官曰帝命之不去自先公至于湯等耳
湯復聖敬昭格之則帝益發之然後命之式九圍焉此自
玄王相土來故曰至于湯言湯以前先公不勝數耳韓

詩外傳曰至于湯齊古今一致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為下國綴旒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繫屬如旗之縿為旒所綴也敢取是曰謹荷綴旒齊魯韓三家俱作畷郵田舍也即郵表畷也以其丁疆畔連綴之地則曰畷以其似郵舍則曰郵畷郵可衆處者以喻為下國所覆謹荷

為下國駿厖駿厖謂何傳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敢取是曰謹荷駿駹馬也以其體高

峻故曰駿以其駿之尤高者則曰駹駿駹可共乘者以喻為下國所載謹荷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甲曰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姬姓寫官曰考韋顧昆吾皆高陽氏後韋即豕韋也彭姓若顧昆吾皆己姓今濮之范東南有古顧城澶之濮陽昆吾氏之墟也隋為昆吾縣

降于卿士甲曰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寫官曰天降伊尹可曰降于伊尹乎降下也言湯之下于尹也

所謂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也天問云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亦此謂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或曰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與寫官曰按後漢西羌傳武丁伐西戎鬼方則鬼方在西非南楚也竹書亦云王季伐西落鬼戎蓋鬼戎本

西落而武丁伐之三年始克故書傳亦曰武丁修行三年而重譯畢至此又一事也若此詩則初起奮伐而即深入其地矣新王之師從天而下蓋用兵之神莫過于此而謂三年克之可乎且夫詩言皆兵形也其云奮伐而即云入其阻者以荆楚據蜀連越控漢引江北撼中州東瞷陳蔡其形勝所在不特一所深入其阻則亦盡據其要也故其能用兵神速如此

奮伐荆楚以楚人叛之故伐之曰荆楚本二國皆芊姓

然是時伐荆非伐楚也觀下云衰荆之旅可知也然而兼言楚者則是時荆已兼有楚矣至周時楚乃兼荆故楚亦稱荆觀春秋自僖公以前皆稱荆可知也荆楚本一木蓋一木而兩名以比芊本一姓而兩國者

命于下國則天命之以天下曰謹荷據左傳註云命于下國為下國所命為天子也故命于也蓋武丁本為天子似為下國所歸命而始得之者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商邑王都也翼翼者整飭之也極表也曰商亳也殷亦名景亳在河南雖負山帶河然四伐之國與東周無異故武丁即位即四征其首伐楚者以楚介南藪參扼于商邑之吭而易為患也故一奮伐而商邑翼然足以控制天下矣古王之審于大勢如此

毛詩寫官記卷四